

寒食与清明：两节融并一节的历史流变

陈虎 陈树千

源自先民“仰观俯察”的寒食、清明节，在历史的时空里，曾经按照各自的轨迹长期滋润着中国文化的熱土。但由于二者天然的兼融特征，于是自唐代开始，寒食与清明开始发生关联，寒食、清明并称，寒食禁火，清明取火，扫墓亦由寒食扩展到清明。至清代，寒食节完全被符号化，并和清明节逐渐融并，进而被清明节取代，节俗也多被吸纳为清明节的活动内容。

“改火”渊源长久，寒食独予子推

“寒食近，蹴鞠秋千，又是无限游人”，万俟咏的《恋芳春慢·寒食前进》，描绘了北宋汴京城寒食时节的繁华盛景。寒食节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。在人类懂得以太阳和月亮指示季节之前，曾有过很长一段时期是以恒星大火（心宿二）作为示时星象以安排生产和生活的。每当仲春时节大火昏见东方之时，被认为是新年的开始，并有一套隆重的祭祀仪式。仪式之一便是熄灭掉全部旧火（禁火），代之以重新钻燧取出的新火（改火）。旧火与新火交替之际，必须准备出足够的熟食以备食用，比如南朝梁宗懔的《荆楚岁时记》中记载的“造飴、大麦粥……斗鸡，餠鸡子，斗鸡子”。这些熟食是在禁火之后改火之前冷吃的，所以叫“寒食”。由于寒食节最早是在冬至之后第105天，所以又称“百五节”。寒食与介子推产生关联，源于战国时期的《庄子》。尽管《左传》中已提及介子推隐居绵山和晋文公封山之事，但并没有关于烧山和寒食的说法。《庄子·盗跖》中演化为：‘介子推至志也，自割其肌以食文公，文公后背之，子推怒而去，抱木而燔死。’至东汉桓谭的《新论·离事》中就有了“太原郡民，以隆冬不火食五日，虽有疾病缓急，犹不敢犯，为介子推故也”的记载，已明确将寒食节与介子推联系在了一起。

但隋代以前，寒食禁火风俗，大概只流行于山西的原晋国旧地。如《后汉书·周举传》说：“太原一郡，旧俗以介子推焚骸，有龙忌之禁。至其亡月，咸言神灵不乐举火，由是士民每冬中，辄一月寒食，莫敢烟爨。老小不堪，岁多死者。”周举就任刺史后，曾“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，言盛冬去火，残损民命，非贤者之意”，遂改为只吃三天冷食，并“宣示愚民，使还温食”。

魏晋南北朝战乱不已，人口损失严重，自难听任因寒食而“岁多死者”的现象存在。所以曹操占领并州后，就以“北方沍寒之地，老少羸弱，将有不堪之患”

禁火会接清明朝，墓田祭扫各份然

寒食节后便是清明节。清明与物候相关，直到唐朝之前，文献中关于清明的记载大多与农事有关。如东汉崔寔的《四民月令》就载有“清明节，命蚕妾，治蚕室”等。

古不墓祭，春秋战国时期，以酒食墓祭之风渐盛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中“乞食墻（坟墓）间”的寓言故事，就反映了当时富贵之家以酒食祭墓的情况。汉代以孝治天下，人们对托寄祖先魂魄的坟墓更加重视，如严延年就不远千里从京师“还归东海归墓地”。但至唐代之前，往往是“寒食野祭而焚纸钱”，唐玄宗鉴于士庶之家无不于寒食上墓祭祀，于是下诏：士庶之家“寒食上墓，宜编入五礼，永为恒式”。这样，朝廷以政令的形式将民间扫墓的风俗固定在清明前的寒食节。

唐代以前已有烧纸钱祭亡之俗，但因寒食期间禁火，墓祭也不能举火，于是人们就将纸钱插、挂在墓地或墓树之上，有的压在坟头之上，表示后辈给先人送来了“生活费”或“零花钱”。“寒食家家出古城，老人看屋少年行。丘垄年年无旧道，车徒散行入衰草……三日无火烧纸钱，纸钱那得到黄泉？”这种因禁火而改变的祭祀习俗在当时曾受到一些人的质疑，但民间习惯一经形成，就往往成为一种特定的民俗传统，它在后世已不禁火的环境下仍然流传，于是挂纸钱也成为墓祭的特色之一。



敦煌壁画中的游春

而下《明罚令》，规定“人不得寒食”，如有违犯，家长判徒刑半年，主吏判徒刑一百天，令长罚一个月俸。于是自隋代，寒食节自一个月缩为三日而大行其道。

在寒食节的所有仪式中，禁火改火是最主要的，而且很严格。唐代统治者重视寒食节，节日更增添了皇家色彩，朝廷明文规定寒食节禁火三天，并设置假期，最初是四天，后因与清明时间相连，双节连休，假日延长至七天。除了休假，宫廷内还会举行寒食内宴。张籍有诗云：“朝光瑞气满宫楼，彩繡鱼龙四周稠。廊下御厨分冷食，殿前香骑逐飞球。千官尽醉犹教坐，百戏皆呈未放休。共喜拜恩侵夜出，金吾不敢问行由”，就描绘了宴会的热烈气氛。

寒食节一过，需要“改火”，皇帝会命尚食内园官小几于殿前钻榆木、柳木取火，于清明日将新火种分赐予王公贵戚、元勋重臣。中唐诗人韩偓名句“春城无处不飞花，寒食东风御柳斜。日暮汉宫传蜡烛，轻烟散入五侯家”，描绘的就是寒食节京城长安风光：全国禁火之夜，一队队宫人将燃起的烛炬奉命送至各权臣勋戚家中，以示恩宠。

宋朝沿袭唐朝寒食禁火风俗，据南宋周密《癸辛杂识·别集下》“绵上火禁”条记载：“升平时禁七日，丧乱以来犹三日。相传火禁不严，则有风雹之变。社长辈至日就人家，以鸡翎掠灶灰，鸡羽稍焦卷，则罚香纸钱。有疾及老者不能冷食，就介公庙卜乞小火，吉则燃木炭，取不烟，不吉则死不敢用火。或以食暴日中，或埋食器于羊马粪窖中。其严如此。”

寒食要禁烟断火，在居贫寒士的生活中却又是另一番景象。伍唐珪有诗云：“惭愧四邻教断火，不知厨里久无烟”；王禹偁则写道：“无花无酒过清明，兴味萧然似野僧。昨日邻家乞新火，晓窗分与读书灯。”一个说家中久已断炊，无须禁烟绝火；一个说挑灯夜读尚向邻家乞火，何用断火禁烟？幽默诙谐，令人解颐。

寒食和清明时值仲春，花明柳暗，杨柳青青，又是人们观赏大好春光的日子。唐人顾非熊的《长安清明言怀》“明时帝里遇清明，还逐游人出禁城。九陌芳菲莺自啭，万家人马雨初晴”，记述了当时清明节游春的盛况。敦煌曲子词《菩萨蛮》：“清明节近千山绿，轻盈士女腰如束。九陌正花芳，少年骑马郎。罗衫香袖薄，佯醉抛鞭落。”何用更回头？漫步春夜愁”，更是通过策马奔驰，而后佯醉、鞭落、勒马、下马、拾鞭、窥看等一系列神态和动作，刻画出了清明时节骑马踏青游玩途中路遇倩女的天真少年，偷窥心仪女子的憨态童心。

宋代将寒食节视为与冬至、元旦并重的“三大节”之一，为让人们能有时间扫墓、踏青，祠部在一年共76天的休假中，规定“元旦、寒食、冬至各七日”假期，并特地规定大学放假三日、武学一日。节日活动更加丰富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卷7《清明节》记载了京城汴梁的清明日“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，都城人出郊……四野如市，往往就芳树之下，或园囿之间，罗列杯盘，互相劝酬。都城之歌儿舞女，遍满园亭，抵暮而归”。吴自牧的《梦梁录》卷2《清明节》记载的南宋临安清明节，也是“官员士庶，俱出郊省坟，以尽思时之敬。车马往来，填塞都门……都人不论贫富，倾城而出，笙歌鼎沸，鼓吹喧天”。

清明不仅从寒食中分担了祭墓的功能，同时也将一些原本属于寒食节的民俗如祭祀、扫墓、游春、踏青、种树植花、插柳、放风筝、荡秋千、蹴鞠、斗鸡等活动置于自己名下。南宋周密的《乾淳岁时记》记述了宋代寒食扫墓、踏青的盛况：“朝廷遣台官、中使、宫人，车马朝舆诸陵原庙，荐献用麦糕、饧饭，而人家上冢者，多用枣饧、姜枣。南北两山之间，车马纷然，而野祭者尤多。”上坟扫墓、饮酒游乐的寒食节俗，与清明节相连。



清明寒食景暄妍，斗鸡踏青柳户燕帘

清明真正成为民俗节日是在唐代，使其具有了时令与节日的双重意义，放纸鸢、打秋千、蹴鞠、斗鸡、餠鸡子、走马等游春时的娱乐活动逐渐被纳入寒食、清明的节俗中。

根据《事物纪原》记载，纸鸢“俗谓之风筝，古今相传，云是韩信所作。高祖之征陈豨也，信谋从中起，故作纸鸢放之，以量未央宫远近，欲穿地隧入宫中”。不过到了唐代，放纸鸢早已与军事无关，更多是通过高飞的纸鸢，传达出放飞成功后的喜悦兴奋和收放有度的人生哲理，所谓“碧落秋方静，腾空力尚微。清风如可托，终共白云飞”。

斗鸡本是民间的一种游戏，《左传》上就有季郈斗鸡的记载。到了唐朝，公鸡成为达官贵人的宠物，斗鸡人也因此身价百倍，甚至成了显赫一时的人物。一首《神鸡童谣》里这么写：“生儿不用识文字，斗鸡走马胜读书。贾家小儿年十三，富贵荣华代不如”。李白的《古风五十九首·其二十四》也有：“路逢斗鸡者，冠盖何辉赫。鼻息干虹蜺，行人皆休惕。”

寒食和清明时值仲春，花明柳暗，杨柳青青，又是人们观赏大好春光的日子。唐人顾非熊的《长安清明言怀》“明时帝里遇清明，还逐游人出禁城。九陌芳菲莺自啭，万家人马雨初晴”，记述了当时清明节游春的盛况。敦煌曲子词《菩萨蛮》：“清明节近千山绿，轻盈士女腰如束。九陌正花芳，少年骑马郎。罗衫香袖薄，佯醉抛鞭落。”何用更回头？漫步春夜愁”，更是通过策马奔驰，而后佯醉、鞭落、勒马、下马、拾鞭、窥看等一系列神态和动作，刻画出了清明时节骑马踏青游玩途中路遇倩女的天真少年，偷窥心仪女子的憨态童心。

宋代将寒食节视为与冬至、元旦并重的“三大节”之一，为让人们能有时间扫墓、踏青，祠部在一年共76天的休假中，规定“元旦、寒食、冬至各七日”假期，并特地规定大学放假三日、武学一日。节日活动更加丰富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卷7《清明节》记载了京城汴梁的清明日“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，都城人出郊……四野如市，往往就芳树之下，或园囿之间，罗列杯盘，互相劝酬。都城之歌儿舞女，遍满园亭，抵暮而归”。吴自牧的《梦梁录》卷2《清明节》记载的南宋临安清明节，也是“官员士庶，俱出郊省坟，以尽思时之敬。车马往来，填塞都门……都人不论贫富，倾城而出，笙歌鼎沸，鼓吹喧天”。

逢到节令，我们依着老例祭祖先。我家过节共有三桌。上海弄堂房子地位狭窄，三桌没法同时祭，只得先来两桌，再来一桌。杯筷碗碟拿不出整齐的全套，就取杂色的来应用。蜡盘弯了头。香炉里香灰都没有，只好把三枝香搁在炉口算数。总之，一切都马虎得很。

供了香，斟了酒，接着就是拜跪。平时太少运动了，才过四十岁，膝关节已经硬化，跪下去只觉得僵僵的，此外别无所思。从前父亲跟叔父在日，他们的拜跪就不相同。容貌显得很肃穆，一跪三叩之后，又轻轻叩头至数十回，好像在那里默祷，然后站起来，恭敬地离开拜位。所谓“祭如在”，“临事而敬”，他们是从小就成为习惯了。

——摘自叶圣陶《过节》

画家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更生动逼真地描绘了东京汴梁清明时节，从郊外到城里“花光满路，箫鼓喧天”的盛况和宋代清明上坟、探亲、游春、宴会、大商店搭彩牌坊等各种风俗特征。

“柳户清明，燕帘寒食”，柳户与燕帘，是宋代民间流行的寒食、清明节俗。所谓柳户是指插有柳条的门户，插柳风俗源自对介子推的纪念，据传，介子推被烧死后，晋文公悲痛追悔，次年上绵山祭拜介子推，坟前老柳树而复活，晋文公折柳为环，赐名“清明柳”。以戴柳而言，开始时人们喜欢把攀折下来的柳枝插在屋檐下或门窗上，“都城人家皆插柳满檐，虽小坊幽曲，亦青青可爱”。《清明上河图》中也可见一斑，画中有一顶自郊外扫墓归来的轿子，上面就疑似插满了杨柳枝。到后来，人们则直接把柳枝插在头上，民间俗语“清明不戴柳，来生变黄狗”即是明证。以至柳枝成了抢手的东西，当时就有诗云“莫把青青都折尽，明朝更有出城人”。

“江烟白，江波碧，柳户清明，燕帘寒食”，燕帘节俗也与介子推的传说相关，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卷7《清明节》记此日宋朝人“用面造枣飞燕，柳条串之，插于门楣，谓之‘子推燕’”。画卯节俗起于何时已不可考，但在隋唐之际就已颇为流行。据隋人杜台卿的《玉烛宝典》记载，当时就流行把鸭蛋染成“蓝紫色，仍加雕镂”作为寒食节见面时“递相餽送”的礼物。元代虽废除了寒食禁火之俗，但寒食之名犹存，节日里的祭祖堂、插柳枝、斗鸡、荡秋千等风俗，与清明节仪式浑不可分矣。元熊梦祥《析津志辑佚·风俗》记载，元代的“清明、寒食，宫廷于是节最为富丽，起立彩索秋千架，自有戏蹴、秋千之服”。

明代的清明节延续了以往祭祀先祖与踏青游春风俗。明刘侔、于奕正的《帝京景物略》载：“三月清明日，男女扫墓，担提尊榼，轿马后挂楮锭，粲粲然满道也……哭罢，不归也，趋芳树，择园圃，列坐尽醉。”节庆活动也相当丰富，张岱《陶庵梦忆·扬州清明》中便说：“是日，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贾、曲中名妓，一切好事之徒，无不咸集。长塘青草，走马放鹰；高阜平冈，斗鸡蹴鞠；茂林清樾，劈阮弹雪。浪子相扑、童稚纸鸢。老僧因果，瞽者说书。立者林林，蹲者蛰蛰。日暮霞生，车马纷沓。宦门淑秀，车幕尽开，婢媵倦归，山花斜插，臻臻簇簇，夺门而入。”

名家笔下的清明

清明例行扫墓。扫墓照理是悲哀的事。所以古人说：“鸦啼雀噪昏乔木，清明寒食谁家哭。”又说：“佳节清明桃李笑，野田荒家只生愁。”然而在我幼时，清明扫墓是一件无上的乐事。人们借佛游春，我们是“借墓游春”。

……茂生大伯挑了一担祭品走在前面，大家跟他走，一路上采桃花，偷新蚕豆，不亦乐乎。到了坟上，大家息足，茂生大伯到附近农家去，借一桌子子和两只条凳来，于是陈设祭品，依次跪拜。拜过之后，自由玩耍。

有的吃甜麦塌饼，有的吃粽子，有

清明真正成为民俗节日是在唐代，使其具有了时令与节日的双重意义，放纸鸢、打秋千、蹴鞠、斗鸡、餠鸡子、走马等游春时的娱乐活动逐渐被纳入寒食、清明的节俗中。

《红楼梦》中就曾写到清明前后放风筝一事，且对风筝极为热稔的曹雪芹，通过众人放的各自不同的风筝，隐喻了他们不同的命运。

图为清代孙温绘《红楼梦》中放风筝的场景。

▼“梨花风起正清明，游子寻春半出城。”在人们的情感深处，素白的梨花与清明最相宜。

图为马新阳绘《琼台艳雪》，表现了清明节的代表花卉梨花。



寒食清明饴粥香，饭煮青精肴墨螯

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卷7《清明节》记载了京城汴梁的清明日“士庶……各携寒餠、炊饼、黄胖、掉刀、名花、异果、山亭、戏具、鸭卵、鸡雏，谓之‘门外士仪’”。金代在熙宗天眷二年(1139)专门规定“元正、冬至、寒食各节前后共休务三日”(见《大金集礼》)。寒食节，官民遵禁火礼俗，“以出新火”(白珽《湛渊静语》)。时人食用的冷食，大致同于宋代流行的节日食品，金人高廷玉《道出平州寒食忆家》中即有“上国春风桃叶渡，东阳寒食杏花汤”诗句。除了禁烟、改火、吃冷食，寒食上坟祭奠先人的习俗也被保留下来，朱弁留金时所作《寒食》诗中即有“纸钱灰入松楸梦，粥饴香随杨柳烟”。其《寒食感怀次韵吴英叔》诗中，也有“榆钱何处迎新火？杏粥频年系此心”。

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广阔的时期，明杨升庵在《升庵集》卷72提到，禁火之制“废之当自前元入主中国时也”。因此，元代寒食节的节日内涵逐渐淡化，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娱乐化的节日娱乐主题活动。元戴表元脍炙人口的《林村寒食》“出门杨柳碧依依，木笔花开客未归。市远无饴供寒食，村深有糗试新衣。寒沙犬逐游鞍吠，落日鸦衔祭肉飞。闻说旧时春赛罢，家家鼓笛醉成围”即是明证。

江南地区则流传寒食、清明食青精饭之俗，宋陈元靓的《岁时广记》中云：“杨桐叶、细冬青，临水生者尤茂。居人遇寒食采其叶染饭，色青而有光，食之资阳气，谓之杨桐饭，道家谓之青精干石饭。”至明代，青精饭竟成了“仙家服食之法……释家多于四月八日造之，以供佛耳……日进一合，不饥，益颜色，坚筋骨，能行益肠胃，补髓，灭三虫，久服变白却老”。除了青精饭，明郎瑛在其《七修类稿》中还提到寒食吃“青白团子”：“古人寒食，采桐杨叶，染饭青色以祭，资阳气也。今变而为青白团子。”青团子就是在糯米中加入雀麦草汁，煮熟后色泽翠绿可爱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图书评论学会、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）

到珍藏在故宫的张择端的这幅清明画。这幅画和这首诗，同写清明时节，清冷与火热，沉重与喧嚣，抑郁与亢奋，低调与昂扬，给人留下的感受，绝对是截然不同的。

也许因为所有写清明的诗，由于寒食的缘故，由于祭扫的缘故，更由于暮春天气乍暖还寒的缘故，诗人的笔下，难免会流露出来淡淡的哀愁，浅浅的伤感，这就是“路上行人欲断魂”的精神状态了。然而有可能一睹这幅以北宋首都汴梁为背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那就是另外一种极阳光，极欢畅的清明，不但绝不会“断魂”，而且会全身心被吸引到这个宋代的开封城里，投入简直像是嘉年华式的节日盛会中来。同为写清明，诗和画却能让人生出不一样的感情，这大概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。

——摘自李国文《清明上河图》